

論語正義

冊六

卷一百一十五

一

論語正義二十

南菁書院

寶應劉恭冕叔俛述

陽貨第十七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漢石經分石經凡廿六章洪氏頤煊讀子謂伯

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廿六邢本古者有三疾章下有亦

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係傳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疑係傳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注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

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注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

正義曰孟子滕文公

篇載此事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惡無禮者謂孔子則往拜

其門陽貨致之也又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

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而不見趙岐注陽貨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

孟子則歸豚本由闕亡故孔子亦受而闕亡拜之彼文作鑽此作
歸二字通歸者魯論也廣雅註觀孟子視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
古論作歸同釋言篇時伺也此與孟作觀義合陽貨稱大夫者毛
氏奇齡四書臚言季氏是司徒下大夫二辨正說禮玉藻云
司徒之故邑宰家臣通稱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又辨正說禮玉藻云
酒肉之賜弗再拜又云大夫饋蒸豚於是士拜肉之賜弗再拜者故
此非酒肉之賜再拜又云大夫饋蒸豚於是士拜肉之賜弗再拜者故
必闕亡而也顧氏注陽貨春秋大事表正義云貨虎欲以一更聲氏轉疑與孟
名虎是字也來顧氏注陽貨春秋大事表正義云貨虎欲以一更聲氏轉疑與孟
孫同族○注欲使氏今此相逢○正義曰廣雅釋詁歸省象也孟子疏引
此注豚之方言小者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豕吳揚之閑謂之豬子所
從肉豕之方言小者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豕吳揚之閑謂之豬子所
豚爲豕之方言小者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豕吳揚之閑謂之豬子所
由得通度也周官司險注五涂徑塗也釋名吳揚之閑謂之豬子所
路連言皆渾舉不分別也相逢者訓遇爲逢也爾雅釋詁逢又遇
也連逢遇見也穀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
梁傳不期而會曰遇

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其寶也知國不治而

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注孔曰言

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孔曰以

順辭免正自義曰毛氏奇齡為必然之理明此敬史前兩侯曰世不可張良是

阻立六國後八不問答以奇齡為必然之理明此敬史前兩侯曰世不可張良是

也未能項籍頭乎未語能有也今封聖下人能墓表賢者之閭式智高祖孔語

此章至孔也子皆曰以良下自纔為問孔答至漢孔王輟食吐祇此故記纔者是特加孔語

子世三楚字以尹別之西閭曰王氏之據使地諸又侯同樊氏貢廷者乎曰無補云孔

王之輔官相尹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此之將率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

經孟傳子釋詞有如一宰予者乎曰無有王此之將率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

云孟傳子釋詞有如一宰予者乎曰無有王此之將率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

老也皇疏寶敵幾喪道吾義見廣雅釋身也胡氏紹勳拾義或謂寶注云寶大如

懷道不仕懷其寶迷藏其邦不兩義並通爾雅釋詁迷惑己也當說文同言

策左僂死之質於君然策名委質言服將仕解意亦古者始委質必先書其姓名於

齊吏部是矣○注言少儀至有見知○正義注曰孔數也初適周反魯訓既又適

年語在月已往○前時孔義曰陽虎於定十八年冬叛魯孔子○年注五十順

辭免○正義曰不皇疏引郭象曰自聖用人此無直道而應不仕也隨世免耳遜陽之

理亦在無不諾不皇疏引郭象曰自聖用人此無直道而應不仕也隨世免耳遜陽之

疏曰
證真
性曰
者震
分孟
於子

珍倣宋版印

相孟子所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天地相近似未可言道孔變之指正性也蓋
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與人爲貴不可言與人說相近異於孟子必
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生地養之性爲則不可言與人說相近異於孟子必
也禽獸之性不彘是孟子言善所又謂無善者於其類而性也故曰性人
皆可以爲之而己飲茹食男女血人倫火化則當食先民知有母聖不知有
無他食色而己飲茹食男女血人倫火化則當食先民知有母聖不知有
父則男女無別也飲茹食男女血人倫火化則當食先民知有母聖不知有
示之以力矣嫁娶之禮而禽獸不人知倫也禽獸不知耕耨之禽獸之性不
食其力矣嫁娶之禮而禽獸不人知倫也禽獸不知耕耨之禽獸之性不
善解人也禽獸之性不亦以飲食惡男女之言性而引爲善亦不可待煩言
惡惟其可引也故惟性人能移之則可以爲善敵虎而不可引爲善亦不可
所能近若移也惟性人能移之則可以爲善敵虎而不可引爲善亦不可
性相近若移也惟性人能移之則可以爲善敵虎而不可引爲善亦不可
言性之旨禽獸則習性不能苟遠性也惡是就當時之審以性皆不言此
有激之論不爲典要性世碩言無不善或有說性可公都子善所言性有
善有激之論不爲典要性世碩言無不善或有說性可公都子善所言性有
不夫及漢性後儒有五說及其少長耳故略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
曰夫及漢性後儒有五說及其少長耳故略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
心作情亂其性利欲義而爲是言不之者不制其欲習而性習於
欲善者能制其性利欲義而爲是言不之者不制其欲習而性習於
爲不善者惡殊途所以建云相遠也○注君子慎所習師○正義曰後
漢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云相遠也○注君子慎所習師○正義曰後
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是相遠聖人誼慎以所與居而善戒慎所習即此
猶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是以遠聖人誼慎以所與居而善戒慎所習即此

注之義漢書刑法志風俗移人人性相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彊賢

言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者非惡也韓文公原性愚者亦善也古人之為

三品以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惇子於諸愚然言為有礙則更誤矣或

更欲以性為靜至明幾之疑孔子於下愚之言為有礙則更誤矣或

書召誥曰今天既命哲哲與愚相對愚即智也亦有命之所有下愚

必命之愚召曰公今天既命哲哲與愚相對愚即智也亦有命之所有下愚

公之命之無所有但謬今又若案韓文公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

遺之下蓋文公非以惡也魚食我等是為漢書也然此人是表傳曰子

舜禹稷是謂與之為善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可與為善不

與為惡是謂與之為善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可與為善不

之為惡則輔行可與為善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可與為善不

則霸賢紹輔之則亂可與為善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可與為善不

性相新書也習相遠也上智中人善之下愚性為惡論是下愚謂中齊桓公管仲相賈

性有惡也至聖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分又有善也至聖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善有性以上善性此章為三品可以漢為人移易也此說已而公闢之而

性之善則又知三品之是非愚而為又次言無不可移也為至困而此不學乃云

學之善為又知三品之是非愚而為又次言無不可移也為至困而此不學乃云

民斯為下禮即此所云下愚戴氏震孟荀義疏證生而旦觸於
人所畏矣加之以人學則其心進於智然覺以悟不往有之苟悔又往善則非
下愚而不為精不爽幾與物等者故曰異不移不曰不可移也程氏不田
論學小記人之氣有清濁之故有智犬牛愚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
智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野者知之正習於鄉俗者也然未嘗
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心及欲
亦自有智愚其智見君子之當正其衣冠也亦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
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當正其衣冠也亦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
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也孟子說是
愚亦可為善則愚非惡矣如戴說即下愚亦可移蓋均本孟子說是
善之旨以發明
夫子言外之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注孔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

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

注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正義曰

武城魯之下邑與前篇包注略同御覽卷一百六十引此文注云
武城今在費縣北注不知為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謂亦鄭注云

不知然否弦歌者說文弦弓也從弓象絲軫之形曹憲廣雅音
凡弓弩琴瑟弦皆從弓皇本此弦也作絃是別體文王世子春誦夏

弦詠詩者謂以絲播詩之周官小師弦歌也毛詩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
依詠詩者謂以絲播詩之周官小師弦歌也毛詩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

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夫子於武城得聞之者樂記云古之教者
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時復庠塾之教於今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
子游爲武城宰乃始作華版反本今作莞易夫九五陸夫弦
歌之聲也莞爾釋文始作華版反本今作莞易夫九五陸夫弦
虞翻注見形也讀如夫子訓爾而笑之角羊有善義故引申爲和陸
字從訓論語正字本作莞遂借音作莞版反非也此說略本之劉氏
亦合所著通義堂文集唐石經作莞二皇邢本同列子廣雅釋詁莞
爲莞也殷敬順釋文莞一石經作莞二皇邢本同列子廣雅釋詁莞
也疑莞字小變唐貞觀孔子廟碑說文難知時畜也後出籀文難從
分割肉節也爾雅釋言割裂也說文難知時畜也後出籀文難從
牛刀謂割牛刀也微言割者冢上省文難知時畜也後出籀文難從
曰唐貞觀碑爾雅微言割者冢上省文難知時畜也後出籀文難從
逸注笑離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注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注
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此戲言也皇疏引繆播曰惜其不
得導其才此深得夫子之意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注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注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

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注孔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注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正義曰君子者謂王公士大夫之子
書大傳新穀已入擾鉏已藏祈樂者爲同禮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

小人亦入學習禮樂也樂記云樂者爲同禮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

則相敬而治天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
揖讓而敬又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民知事貴
敬上也又云故易為上所使也戲者爾雅釋詁下也呂覽重言篇
注戲不誠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注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

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注孔

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

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弗擾皇本弗作不左傳及史記
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狂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不

語詞不狂通也論語作弗擾段借字也古音狂與擾同不狂字
洩與怵通皆貫習之義金履祥通鑑前編公山不狂以費畔季

氏佛肸欲往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
往而云欲往者蓋大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為名孔子雖卒不

曰公室亦欲義也故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己私為之
張公室亦欲義也故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己私為之

非真可與有為也故卒不往以明其可也然二金說下脫因字上
考異謂召是季氏召故卒不往以明其可也然二金說下脫因字上

之謂往也吾其為者此與豈不同言不解為也東周者王城也周自文王
而往也吾其為者此與豈不同言不解為也東周者王城也周自文王

之於	陽以	志公	於孔	王城	東亦	時西	周湯	除孔	孔夫	文季	世王	周宅
而其	關計	於山	郊子	室爲	西相	成周	道此	發子	子召	武氏	家乃	宅豐
並際	以入	魯不	桓○	已西	相公	周不	幽皆	去曰	欲我	起使	定遷	周武
與故	叛於	故五	子正	定周	去所	案得	厲古	賊如	以豈	豐人	公居	公王
魯畔	季孟	皆不	敬義	不成	四營	公不	論之	豈有	費徒	召九	東都	宅營
爲形	寤氏	人得	之曰	致周	十以	羊紉	家說	貪用	復哉	今孔	年陽	營及
敵未	亦孟	因得	九左	有爲	里處	傳東	而說	祿我	西如	費子	虎以	後都
故露	逃氏	陽志	月定	爲東	是殷	曰周	猶其	樂者	周用	雖孔	奔東	於伐
定直	而之	虎於	乙五	東周	也頑	王故	在後	吾其	我武	小子	于都	郊紂
十至	出宰	欲季	亥年	周鄭	王民	城此	魯夫	哉亦	之爲	庶道	齊爲	有天
二年	竊公	去氏	陽傳	之云	子在	何亦	故子	據作	治東	幾彌	是東	爲下
年仲	意斂	三叔	季桓	也時	朝之	西言	魯春	據春	此周	乎久	時周	遂王
始由	不處	桓孫	囚桓	皇當	城之	周不	春秋	武爲	當乎	欲溫	孔而	城都
據爲	狃父	將輒	季子	本指	亂東	也爲	秋據	庶幾	出然	往溫	子稱	幽鎬
邑以	斯率	享無	桓行	用成	王胡	成周	而魯	孔幾	安亦	子無	年鎬	王稱
季氏	時兵	桓寵	子野	上周	出氏	渭者	一新	子成	國卒	路所	五京	時鎬
叛然	爲陽	於叔	又及	有爲	居成	何鄭	以即	欲湯	故不	試莫	十爲	犬京
將猶	費虎	蒲孫	年子	復當	成禹	東注	西此	復文	也行	說止	公西	焉天
墮曰	宰陽	圃氏	傳洩	字訓	周貢	周此	周意	武之	鹽據	能孔	山不	戎焉
費張	而虎	而叔	季爲	○助	當錐	也云	之必	而功	論家	子用	以記	攻天
不室	觀逃	之志	寤費	注然	時指	遂謂	治據	爲百	賢文	蓋子	費孔	宗之
及久	敗讎	子得	極勞	○弗	擾其	以二	新魯	言成	篇是	曰周	畔子	平宗

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奔齊此則不須樂頥伐之而後北國人以追費
敗諸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此則不須樂頥伐之而後北國人以追費
辟也史記餘考世家載以費叛召孔子在定九年可補左氏之遺
趙氏翼陔餘叢考信左傳而反議史記並疑論語則過矣若毛氏
奇齡稽求篇據此注謂陽虎初以季桓子弗擾之畔即在其時逐之
定五年與世家不合且謂陽虎初以季桓子弗擾之畔即在其時逐之
虎遂並囚桓子桓子先亦甚敬不狃斯時注之尚無其畔季氏乃
八年以後事左傳文甚明顯不狃斯時注之尚無其畔季氏乃
以也正義曰武氏億經又讀考異今讀案近已字絕勝○案孔曰周道於是當
方故曰東周曰正義曰又讀考異今讀案近已字絕勝○案孔曰周道於是當
費在周東故曰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

信敏惠恭則不侮

注

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

有功

注

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也正義曰任謂任事

也謂以仁心行仁政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惠者仁
上也故足順乎人情趙氏佑溫故錄惠順也此康誥惠短予之惠仁者
待人務順之謂此義有通○疏引不見侮慢○正義曰鄭注云不
體其侮慢之言即僞此義有通○疏引不見侮慢○正義曰鄭注云不
致人侮慢之言即僞此義有通○疏引不見侮慢○正義曰鄭注云不
○注應事疾則多成功○正義曰說文敏疾也焦氏敏疾也疏管子形勢云羊傳忘
其事夕失其功是言治事當敏疾也說文敏疾也疏管子形勢云羊傳忘

注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徐彥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
功矣是敏之義為審儻二十三年左傳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
卅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敏德仁義注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
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注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
則審當之謂也案
焦從何義亦通

佛肸召子欲往注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

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注孔曰不入其國佛

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佛肸皇本

作蒺轔佛蒺轔三字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蒺轔中說文佛蒺轔省

史記蒺轔佛蒺轔三字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蒺轔中說文佛蒺轔省

使人召孔子云蒺轔中說文佛蒺轔省

為中人宰而趙簡子是伐之故遂圍中牟此即簡子伐中牟之哀五年傳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哀五年遂圍中牟此即簡子伐中牟之哀五年傳

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遂圍中牟此即簡子伐中牟之哀五年傳

以攻范中行猶為佛肸也且范中行神能知幾因簡子致滅則三分晉地之

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此大夫自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佛

反前知之意蓋為聖人視弟子語也徒故但以堅白恆理有答之翟說太深

山佛肸皆加長下凌上意且其時天非吾與而思有治之故於公深

畔諸侯少加長下凌上意且其時天非吾與而思有治之故於公深

易則之潛而皆是天仕下安且得復仲弓曰天冉有皆道仕丘不氏與易季氏明以
無道之故而始欲仕也復仲弓曰天冉有皆道仕丘不氏與易季氏明以
公所謂佛肸之者召其謹守以訓則固以親於其身爲不君欲夫子入
二語而已而氏豈知四夫子用世之洪氏與行道之義子固云爲未失中
牟者邑名王而氏璽知地直隸大府元韓縣子晉平河公彰趙武
鄆陽縣三城相牟接在五鹿與五鹿鄆相接矣今直隸平河公彰趙武
安陽縣三城相牟接在五鹿與五鹿鄆相接矣今直隸平河公彰趙武
曰中牟在三國時又股肱鄆鄆尺肩髀鄆鄆引汲郡直隸平河公彰趙武
是中牟在當國時又股肱鄆鄆尺肩髀鄆鄆引汲郡直隸平河公彰趙武
東鄆氏圍中牟趙主時已拔甲鄆底劍挑中趙索戰鄆鄆之東齊師伐鄆趙
者趙氏襲中牟魏主時已拔甲鄆底劍挑中趙索戰鄆鄆之東齊師伐鄆趙
亂衛之北境矣亦收餘甲而記湯水殘剛墮中郭縣西山去
在衛之北境矣亦收餘甲而記湯水殘剛墮中郭縣西山去
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云湯陰縣有隱云此戰國策中注云蓋
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肸亦爲中湯陰縣有隱云此戰國策中注云蓋
記正義漢西漢湯陰縣史記佛肸亦爲中湯陰縣有隱云此戰國策中注云蓋
在漢陽西漢湯陰縣史記佛肸亦爲中湯陰縣有隱云此戰國策中注云蓋
中牟在湯陰縣史記佛肸亦爲中湯陰縣有隱云此戰國策中注云蓋
出一二百里陰無信管也今韓湯陰縣史記佛肸亦爲中湯陰縣有隱云此戰國策中注云蓋
春秋傳以晉車千乘中牟爲注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
牟杜預以晉車千乘中牟爲注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
衛適晉之次不在滑春秋傳之北中牟即今湯陰縣中牟道也若河南之西
北今湯陰縣次不在滑春秋傳之北中牟即今湯陰縣中牟道也若河南之西
牟漢縣立爲縣而侯其名耿徙未嘗見於鄭經之班固爲地理志中牟雖郡
中牟漢縣立爲縣而侯其名耿徙未嘗見於鄭經之班固爲地理志中牟雖郡

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為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

而水則又臣瓚云西南蓋衛侯自今開州至邯鄲而路由湯陰是時中

牟屬晉至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則中牟屬衛矣豈因佛肸之

叛地入于衛與若臣瓚之說引溫水或引作溫水疑當為湯水

之譌也案洪說甚核全氏祖望佛肸已辟己雖往如彼不善何也

○注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此正義曰佛肸是范中行邑宰與彼文不

顯然偽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

緇注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

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

能繫而不食注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

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正義曰不曰堅乎句上

作注新語道基篇論衡問孔篇文選座右銘注亦作注為元校

勘記及翟氏瀨考異桂氏馥不經義證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漢

費鳳別碑渥而不滓廷尉仲定碑泥而不滓者也尉熊君碑泥而不

賢者沙泥在而渥渥與三碑大略同禮皆是渥而不言縉異文書洪範泥疏二引字荀
子非經之證○鄭注注磷云我非也渥可以焉染卑○正義曰者廣雅釋詁而磷得也
此通非經之證○鄭注注磷云我非也渥可以焉染卑○正義曰者廣雅釋詁而磷得也
王農氏念鄰疏證考而工不記磷鮑之人磷雖不鄰鄭通注經類傳故書通作薄鄰方鄭
司農氏念鄰疏證考而工不記磷鮑之人磷雖不鄰鄭通注經類傳故書通作薄鄰方鄭
言渥用化也燕朝鮮方測言水以之渥訓曰渥漢說文渥傳黑引土在水顏注是渥泥乃
黑土渥用化也燕朝鮮方測言水以之渥訓曰渥漢說文渥傳黑引土在水顏注是渥泥乃
丸者可染以也燕朝鮮方測言水以之渥訓曰渥漢說文渥傳黑引土在水顏注是渥泥乃
阜者可染以也燕朝鮮方測言水以之渥訓曰渥漢說文渥傳黑引土在水顏注是渥泥乃
染者則黑○即于磐石高誘注楚人云渥名其葉可染秦山經羽牀之山其陰多石
渥郭注則云黑○即于磐石高誘注楚人云渥名其葉可染秦山經羽牀之山其陰多石
經至磐石處一名○正羽義曰渥名其葉可染秦山經羽牀之山其陰多石
二名言匏瓜○正羽義曰渥名其葉可染秦山經羽牀之山其陰多石
疏謂匏瓜先苦後苦亦王瓜類也○詩廣雅疏證匏苦有甘○二也○瓠機甘詩
者葉亦甘○先苦後苦亦王瓜類也○詩廣雅疏證匏苦有甘○二也○瓠機甘詩
謂匏之甘者○先苦後苦亦王瓜類也○詩廣雅疏證匏苦有甘○二也○瓠機甘詩
言是此○昭不可食者○謂匏瓜之苦者○先苦後苦亦王瓜類也○詩廣雅疏證匏苦有甘○二也○瓠機甘詩
濟而巳○昭不可食者○謂匏瓜之苦者○先苦後苦亦王瓜類也○詩廣雅疏證匏苦有甘○二也○瓠機甘詩
不食○謂得繫滯也○一處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棄○彼食空
懸即謂得繫滯也○一處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棄○彼食空
宜然○或遂援以疏解○又載一謂繫匏瓜以渡水則己有用材於人宜於取譬
之旨○不為合矣○皇疏又載一謂繫匏瓜以渡水則己有用材於人宜於取譬
理務之為人○文用豈匏得瓜星其下繫注天引而論不可正食指耶星而震言蓋星有臨川
應抑之為人○文用豈匏得瓜星其下繫注天引而論不可正食指耶星而震言蓋星有臨川